交汇在了一起，人类社会将向命运共同体迈步前行。  
　　“吉祥的日子我们走到一起……拉祜拉祜拉祜哟，快乐的拉祜人，幸福吉祥，快乐到永远。”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出发，沿着214国道一路向南，还没有进入老达保寨，快乐的歌声、吉他声便已传到耳际，欢迎人们的到来。  
　　老达保寨是典型的拉祜族村寨，全寨都是拉祜族，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也是拉祜族歌舞保留最多和拉祜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歌舞是拉祜族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农田耕作，田间地头山岗河谷，到处都是拉祜族人放飞的歌声。  
　　“我们这里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身着拉祜族盛装，村支书彭娜儿和乡亲们一起弹着吉他，跳着拉祜的摆舞，而这首旋律动听、朗朗上口的《快乐拉祜》就是由村里的拉祜族姑娘李娜倮倾情创作。  
　　芦笙舞、摆舞、无伴奏和声演唱、吉他弹唱……寨里的老老少少，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小孩，几乎无一不能唱能跳。“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歌唱家、舞蹈家。”彭娜儿说，音乐响起来，舞蹈就跳了起来。“我就是我们老达保寨的‘周杰伦’。”一旁的拉祜族小伙子探出头来打趣道。根据自己的生活劳动体验和感受，拉祜族人创作出了近300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大家来的时候，我们就唱《快乐拉祜》，等大家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唱《实在舍不得》，保管在这里，歌声不停、舞蹈不停。”彭娜儿表示。  
　　跟着彭娜儿进入到寨里，纵横交错的石板路干净整洁，通到家家户户。老达保寨还保留着完整的拉祜族传统杆栏式建筑风格，在村中随处可见拉祜族的崇拜物葫芦的装饰。正值隆冬，盛开的炮仗花挂满了墙壁，繁密的金黄色小花像一串串鞭炮，给这个寒冷的冬天增加了一番暖意和喜庆。冬樱绽放，走在村道上，樱花雨随风而落，而跟着轻风拂过的还有此起彼伏的牛铃声。  
　　而牛铃高高低低奏出的和谐曲调，就是拉祜族人音乐才能的源泉。彭娜儿说，“牛铃制作其实很讲究，牛铃声就像牛的名字。放牧归来，铃声一响，村里的人差不多就知道是哪家的牛归圈了。这可以说是我们最早的音乐启蒙了。”  
　　对音乐的喜爱刻在了老达保寨每个人的骨子里。一个葫芦，再加上几根竹管，造就了拉祜族独具特色的簧管乐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吉他传入了老达保寨，动听的曲调成了拉祜族民族歌的伴奏。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的与西方的，在这里碰撞融汇。  
　　尽管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很多人甚至连乐谱都不认识，但村里近八成村民都会弹奏吉他。2002年，老达保寨成立了村里第一个拉祜族艺术团。2013年6月，成立了普洱市第一家农民自发的演艺有限公司——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仅外出巡演就多达102场，还曾受邀到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多国进行表演。  
　　走出去带给老达保寨村民更多的骄傲与满足。“过去因为贫穷，总是觉得没有文化，也找不到自信。”李娜倮说，“带着乡亲们到处表演，才发现原来我们民族的文化这么受欢迎，这份荣誉感也激励着我们不停地创作，我们都想要把自己的文化表现出来，传播出去。”  
　　这个因藏在深山曾无人识的小村子现如今正成为拉祜族音乐乡村的代表。不仅仅是音乐，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老达保寨了解拉祜族的文化。在李娜倮家中的长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拉祜族装饰，葫芦头饰、黑底彩花纹绣银泡装饰的拉祜族服装，应有尽有。“我们打算开个拉祜族手工艺品合作社，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拉祜文化不同的一面。”彭娜儿说。  
　　“我会唱的调子像沙粒一样多，就是没有离别的歌。我想说的话像茶叶满山坡，就是不把离别说……舍不得呦舍不得，我实在舍不得。”老达保寨的文化广场上越发热闹，吹着芦笙，跳着“三跺脚”，友善的拉祜族人脸上满脸笑容，而络绎不绝的游人也加入其中，载歌载舞起来。  
　　山远天阔，远处的仙寓山自顾自地朦胧着，起伏着，云蒸霞蔚处，偶见一片雾霭茫茫遮住山腰，只露出山顶一抹青色在空中天然生长；近前，秋浦河蜿蜒曲折，潺潺流淌，河畔各种树木组成的原始林葛藤攀绕，虬枝兀现，时而几个村民在绿水旁浣洗，惬意悠然。  
　　皖南大山深处的石台小县，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景致与生活，处处流淌着含蓄，诗意，宁静与优雅，似小家碧玉，藏在深闺，如非轻叩暗访，至今恐仍不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原是一片醉美山乡。  
　　清晨，沿着仙寓山盘山公路绕行，云海就在身边，翻涌奔腾处，似轻烟缭绕。微风起，云海掀起的浪花直接冲进公路。迎面而来的空气清新甘冽，让人忍不住贪婪地深呼吸。  
　　沿山路而上，陡峭山坡上，一条小道穿过山林，通向林荫深处，这里就是全长7.5公里的徽州古道。古道已有1000多年历史，一代代徽商通过这条道路将茶叶、文房四宝等贩往各地，又从外面购回盐等物。如今，古径幽幽的青石板路，仍有不少路段陡峭湿滑，崎岖难行，行走其间，似可体会徽商来往贸易的艰辛。  
　　有时，路过断壁残垣，一碑一亭，仿若穿越历史：爬满青苔的石壁和立柱上，古稀亭几个字依稀可见，据说是当年两位老人为方便过往行人休憩而修建；立于清道光时期的“输山碑”，提出在道路两旁禁伐林木，保护生态，警醒后人；还有当年曾国藩为攻打太平军修建的古关隘，虽有不少破损，但仍可见当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如果说行走古徽道是与历史对话，而登临牯牛降（图⑥，资料图片），则是与秀美山水的亲密接触。牯牛降，因其主峰酷似一头牯牛从天而降而得名，山中有曲折层叠、落差不一的瀑布，有遍布河谷、形态各异的奇石，还有那片郁郁葱葱、保存完整的原始森林。  
　　在牯牛降的山林深处，严家古村坐落其间，一幢幢皖南民居保存完好，红军北上抗日时留下的标语墙仍然留存。流水缓缓地流淌在村子之间，炊烟升起，溪边浣洗，村子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细腻得叫人不忍惊扰。据介绍，严家古村居住的多为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的后裔，数百年来村民一直保持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外界的花花绿绿，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平静。  
　　通往主峰的路上，还有颇为神奇的龙门潭，远远望去，宽阔的溪流在陡坡处急转直下，形成一个小瀑布，冲刷着一枚枚形态各异的卵石。而走近前去，这里立马收敛了砯崖转石的莽撞——瀑布后面竟是一汪安静的潭水，缭绕的雾气中氤氲出一池澄碧。潭水看着很浅，但据说最深处能有五六米，夏天不少游客会换上装备，在这里体验一把水下深潜。  
　　当然，如果看腻了田园山水，驱车到石台县城东9公里处的蓬莱仙洞，绝对能大饱不一样的眼福。洞内钟乳累累（图⑤，资料图片），“王母瑶池”“落地金钟”“山水浮雕”，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惟妙惟肖，又显得神奇幽幻。数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由于地球内部运动，海水下降，陆地崛起，溶蚀成现在的洞体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  
　　此外，莽撞恢宏的百丈崖，平静如镜的矶滩村……行走石台，感知小城印象，秀水勾勒出这里的灵动，大山张扬着这里的气势，还有朴实的村民，以及慢下来的惬意生活；这个藏身大山，养在深闺的小县城，远望它，似仙隔尘世，走近它，却是再现桃源。  
　　“造天造地，在远古的过去，在很久以前，没有天和地，无万物生灵……”没有文本，依靠口耳相传，在云南普洱澜沧流传着一部名为《牡帕密帕》的创世史诗。  
　　《牡帕密帕》是拉祜族说唱音乐的代表作，运用了拉祜族特有的古调，格律固定，曲调优美，传统韵味十足。2006年，《牡帕密帕》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因为学习难度大，鲜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而濒临失传，现在能完整说唱《牡帕密帕》的艺人已经寥寥无几。  
　　有幸的是，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老达保寨，这部史诗的传承人还能声情并茂地歌唱。  
　　“我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牡帕密帕，放牛的时候就跟着村里的老人学习，唱着去也唱着回来。”今年已经79岁的李扎戈回忆道，“等到我1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学会了，还可以教给家里的人。”  
　　在拉祜山，李扎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芦笙舞王子”。作为歌舞世家的第四代传人和《牡帕密帕》的传承人，他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一般在宗教祭祀、拉祜族传统节日或者农闲期间，拉祜人都会唱起《牡帕密帕》。在李扎戈的记忆中，每年春节一到，他和弟弟李扎倮就会和村子其他人一道在台上领唱牡帕密帕，村子里的空地上，男人们跳着芦笙舞，女人们跳着拉祜族的摆舞，唱着歌欢庆新年的到来。“春节的时候一定要唱足全本，这对我们拉祜族很有意义，全部唱完可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李扎戈说。  
　　兄弟俩还是村里表演队里著名的芦笙艺人。“我和哥哥会跳100多套芦笙舞呢。”李扎倮老人的脸上有点羞涩又有点自豪，“现在全国各地，甚至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专程到村子来看我们表演。”  
　　李扎戈兄弟俩最担心的就是《牡帕密帕》会逐渐失传。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村里开了个培训班，只要是农闲的时候，大家就会聚集在一起，几个老人就开始教《牡帕密帕》和芦笙舞。“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了40多个学生。”李扎戈说。  
　　“过去我们拉祜族没有文字，只能用歌唱把历史传下去。现在年轻人有了可以参考的音标文本，学习起来比我们方便多了。”李扎戈说，“只要还能唱能跳，我就会一直唱下去、教下去。”  
　　春节前后，各大图书馆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国家图书馆协同地方各级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机构，面向全国及海外开展主题为“走进新时代的图书馆”春节系列活动，在喜迎春节的浓厚氛围中走进图书馆，走近经典，共度传统民俗与现代信息技术相交融的“文化新年”。  
　　国图春节活动分为线下活动和线上活动两部分。  
　　线下活动包括年俗文化展、《永乐大典》展暨临摹抄写、馆长拜年等。  
　　线上活动由3部分组成，“网络书香过大年”已经成为春节期间人们畅享数字文化大餐的重要内容。今年，国图依托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联合全国400多家公共图书馆开展活动，将持续至3月4日结束。  
　　此外，国图通过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机构，为全国人民及全球华人送出以楹联活动为主打的新春文化“大礼包”。  
　　本版制图：张芳曼  
　　每逢假期，许多人都期盼暂时放下工作，自驾去远方，感受山河的美丽。但是，自驾旅游，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远行不能说走就走  
　　“自驾游需要提前做好详细计划。”自驾游爱好者李辉说。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很多，比如把车送到汽修店做专业检修保养，整理途中所需物品清单等。“越野车长时间不开就得做保养，尤其是发动机。有一年去内蒙古，出发之前感觉还行，就没做保养，后来车子在内蒙古坏了。从那以后出发之前都必做检查和保养，不再凭感觉。”  
　　除了行车必备工具千斤顶、备胎、拖车绳等以防车辆出现故障。偏远省份城际之间网络不好，对讲机、地图册和指南针还是需要的。  
　　同行人员也很重要。“自驾游或越野，要选择脾气相投，彼此特别熟悉了解的人。路途遥远，到达目的地过程中很多事情都是细微琐碎的，吃什么，住哪儿，早出发还是晚出发，都会出现不同意见，如果晚了错过了什么会互相埋怨，比较伤感情。普通朋友远行前最好有过短途同游经历。”李辉说。  
　　边走边看，赶路别急  
　　“自驾游比较自由，不用像跟团那样着急赶路，走走停停，沿途可以看到祖国不同地域的风景，南方的小桥流水，北方的粗犷奔放，各有各的美。”李辉现在已经去了二十五六个省市自治区，“沿途风景也很美，不亚于每次出行的目的地。用心发现，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说话时，李辉的手机响起，接完电话他问，“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手机铃声？这是我在西藏时无意间听到的。当时是休息时间，我就随意走走看看，听到有人在唱歌，就闻声找过去，发现大概三四十人正在‘打阿嘎’，类似于我们的夯实地基。随着工具的一起一落，他们唱着歌，一左一右有节奏地舞动着。整齐、悦耳，枯燥的劳动变成了歌舞，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安全细节，不能大意  
　　去偏远山区，加油站少，要提前存一桶备用油。荒路上半箱以下就得找地方加油，休息时要看看轮胎、水箱等。  
　　“上次去新疆，途中听到有一点异常声音，下车检查发现轮胎有个鼓包，打算把车开到合适位置再换，结果刚挪车，后胎就爆了。”李辉说。此外，还要检查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比如要看看玻璃水够不够用。遇上下雨天，尤其是有泥点的时候，必须喷玻璃水。  
　　复杂天气要谨慎，最好暂停行驶休息一下。“80后”自驾爱好者韦杰提醒，冬天自驾游一定要带防滑链，不能抱侥幸心理或图省事。注意检查机油和电瓶，带根搭电线，车子熄火打不着时用得上。及时加注或更换防冻液，汽车玻璃水要选耐低温的。如果遇到雾天，就休息一下能躲就躲。  
　　实时路况不确定性大，节假日遇到高速堵车是常事，如果能及时和车友沟通，就能更好地掌握实时信息，避开拥堵路段，顺畅通行。  
　　三年前到云南蒙自碧色寨采访，当时就觉得，这个被遗忘的村落，哪天注定要被记起。从《芳华》到《无问西东》，两部影片中都可以找到这座滇南小城的影踪。《芳华》的拍摄地碧色寨，以及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坐落的院子，让蒙自这座城市，除了过桥米线，还有了让人回味的东西。  
　　  
　　铁路拉来碧色寨  
　　“这椅子就是刘峰、何小萍相拥的位置！快坐好，我来拍照！”重庆游客李清在男友的安排下，以碧色寨火车站闻名的三面钟为背景，将自己与那段历史定格在一张张照片上。  
　　从昆明乘火车一路向南，4小时就可以抵达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的碧色寨。影片《芳华》中医疗队驻扎的火车站就是此地。《芳华》热映后，滇越铁路上这座有100多年历史的碧色寨火车站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这个20世纪初曾被称为“小香港”“小巴黎”的地方，仿佛又恢复了昔日的喧嚣。  
　　碧色寨火车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火车站之一。火车经此北上可以到达昆明，南下能直达越南海防港。这里曾经是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的交会处，从1910年起的30多年时间里，法、英、美、德、日和希腊人接踵而至，纷纷在这里开设洋行、酒楼、百货公司、邮政局。正是依托滇越铁路，云南省首个海关、电报局、邮政局、外资银行等诸多“第一”均诞生于此。当彼时的“东方明珠”上海还是小渔村时，碧色寨已被誉为东方的“小巴黎”。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白兰地与苞谷酒干杯，高跟鞋与千层底同路，东西方不同文化相互碰撞。  
　　如今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黑褐色的铁轨、红色的土地、蓝色的天空，构成了碧色寨的斑斓景象。走在两平方公里的碧色寨火车站，还能清晰地看到百年前的历史：火车站大钟、警察局、法国员工宿舍、哥胪士旅馆、红土地网球场，甚至还有当年法国人栽下的一棵葡萄树。  
　　随着准轨铁路的修建，碧色寨车站也随着米轨铁路陷入沉寂，好在作为百年老站始终未曾被抛弃。当地政府和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一直维护着这个远离城区的小寨子。  
　　西南联大，也曾落脚  
　　蒙自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火车最先通达的地区，在云南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初这里曾是云南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当时云南8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通过蒙自转运。位于蒙自市中心的南湖公园风光旖旎，这里不仅有云南第一名吃“过桥米线”的传说，也为莘莘学子提供了一片学习的净土。  
　　抗战爆发，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因为碧色寨交通便利，西南联大的文学院、法商学院迁至蒙自南湖边，后又转至昆明。尽管西南联大在蒙自办学时间仅有一学期，但联大精神至今仍影响着蒙自。  
　　1938年6月，南湖畔经常可见闻一多、朱自清、汤用彤、陈寅恪等大家学者的身影。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为己任。在蒙自，联大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支持帮助地方发展文化教育，广泛传播爱国主义、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给当时的蒙自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朱自清先生在《蒙自杂记》中写道：“他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报名非常踊跃，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只收了200人。夜校办了3个月，成绩相当可观。”  
　　如今，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教室和师生宿舍分散于蒙自城区各地。主要旧址有5处：哥胪士洋行、蒙自海关税务司署、法国领事府、周家宅院、王家旧宅。  
　　实际上，“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在西南联大学子中并非个例。据介绍，西南联大8年，前后有8000名学生就读，可最后拿到文凭的大概也就4000人。这倒不是因为学生不努力，而是因为不少联大学生选择投笔从戎。  
　　寻芳热潮，涌动蒙自  
　　电影引发的“寻芳”热潮，让碧色寨小吃店主李丽华的营业额翻了好几番。  
　　蒙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物华天宝。蒙自市区的南湖，自明朝时就开始疏浚，当时知府带领民众将湖中淤泥杂草取出，垒成3座小山，分别以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为名；并从十几里外引来酒鸡泉、法果泉等四泉之水灌入，形成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因有文人学士常来相聚，吟诗作赋，攻读诗书，南湖又有“学海”之称。当年联大学子常徜徉湖上。  
　　在蒙自城区北部7公里，有一处被称为“长桥海”的淡水湖。“长桥海”在彝语中又被称为“矣坡黑”，意思为“湖底有涌泉的海”。为实现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合理开发，蒙自市建立了集湿地保育区、湿地生态功能展示区、湿地体验区、服务管理区为一体的湿地公园。  
　　蒙自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情浓郁。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初七，是云南蒙自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踩花山”。每到这时，各村各寨的苗族人民，潮水般涌向村寨间的开阔坡地。青年男女有的对唱山歌，有的跳三步舞、蹬脚舞，有的打“芦笙架”，还有的斗牛，整个花山场上一片欢腾。青年男女之间，通过对歌相互认识。若是情投意合，双方就互赠礼物留念，待到花山节结束后，就可以期待喜酒了。  
　　在蒙自经开区畔长桥海与大屯海交汇处，一座休闲度假小镇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尼苏小镇”以红河州世居的少数民族彝族尼苏支系为主题，以旅游产业为主导，在丰富着云南全域游内涵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主动脱贫、自主创富提供了平台。  
　　在红河也不乏美食。作为“中国过桥米线之乡”“中国石榴之乡”和“中华特色美食名城”，到了红河州不尝下蒙自过桥米线、建水汽锅鸡和石屏烧豆腐可不行。  
　　如今，在蒙自这片火车汽笛鸣响了百年的红土地上，不仅有旧时代的“芳华”，也有新征程的起航，飘香的“过桥米线”中，更美好的味道正引人遐想、催人品尝。  
　　刚刚下过雨，山里的空气微凉，脚下的草坪还有些湿润。围着足球训练标志碟，一群十来岁的小女孩正在来回跑动、大脚踢球，汗水一滴一滴落进脚下的草丛。  
　　这里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镇小学。和其他农村小学类似，三河镇小学近1000个学生里，有600多个留守儿童。不一样的是，这里的近1000个孩子里，有800多个孩子都在踢足球（上图，蒋云龙摄）。  
　　小颖（化名）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  
　　“我踢球很有天分。”她自我介绍，挺有自信。  
　　“谁跟你说的啊？”有人问。  
　　“没人跟我说，我自己感觉。”她笑嘻嘻的。  
　　同龄人还在撒娇，10岁的小颖已经早早开始独立生活。父母和哥哥都在外地打工，奶奶偶尔才从山上下来看看她。大多数时间，她一个人住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上学校……小颖不觉得苦，山里孩子的童年大多类似。但是，每天下午放学后1个小时的足球训练，是她生活中别样的精彩。  
　　“山里的孩子爱足球，能吃苦。刮风下雨，都挡不住他们来踢球。”她们的教练王洋带过不少地方的学生，他说这里的孩子争气，“一输就哭，应该踢得出来。”  
　　“以前就想踢，我妈不让，怕危险。我就一直看着别人踢。等到我三年级了，她才终于松口同意我踢足球。我是年级队的前锋！”说起前锋两个字，小颖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看着绿草茵茵的球场上，专业教练带着女孩们有模有样地训练，校长孙晓鸣说自己有时候也会恍惚，不敢相信变化来得这么快。  
　　2013年，三河镇小学筹划组建自己的足球队。男子、女子校队组建好了，一些班级还组建了班队。没有足球场，学校把4个篮球场分拆，便成为水泥足球场。但是，学校里一个会踢足球的老师都找不到。“没办法，硬着头皮上。”教练魏小光说，他跑到主城区的学校去请教，回来后再一点点教给孩子们。  
　　“为什么我们要搞足球呢？”孙晓鸣回忆说，“当时建设‘一校一品’，我就思考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篮球排球，我们的身体素质比不上城里的孩子。音乐美术，我们的师资更比不上城市。只有足球，爱跑爱动、不怕吃苦的农村孩子反而有些优势。”  
　　事实证明，这条路子选对了。在一场比赛中，女子校队队员马庆玲被重庆三十七中看中，小学毕业后就要到重庆主城读书了。  
　　这个消息传回后，家长们奔走相告。小颖的队友小秋（化名）家在三河镇小学数十公里之外，但是母亲劝她来三河读书，“踢好了，将来能去城里念书呢。”为了妈妈这句话，9岁的小秋就开始了一个人住校的生活。转学过来没多久，小秋已经能跟得上年级队的进度了。她说，她喜欢踢球。  
　　踢球的越来越多，孙晓鸣说“氛围起来了”。“不耽误学习，大多数球队主力都是优等生。以前去黑网吧的，现在都来踢球了。从数据看，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也变好了。而且，我们管得好，没有孩子踢球严重受伤的。”孙晓鸣说。  
　　“我想他们踢得好，踢出石柱，踢出渝东南，将来要能踢出重庆、踢出中国那就更好了。”孙晓鸣说，“为校争不争光那是其次。关键是，踢球让他们的人生不一样了。”  
　　近3年，三河镇小学捧回了13个冠军奖杯。许多主城区的好学校专程跑过来“挖人”。孩子们的信心也增强了。“去年有8个，今年有9个，有男有女，都被城里的学校挖走了。条件好嘞，有些生活费都给免了。”说起这些数字，孙晓鸣也很高兴。据县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以三河镇小学为代表，石柱县许多小学和中学的校园足球都发展得很好，在区域和全市范围的比赛中屡创佳绩。  
　　“砰。”教练王洋一脚将足球高高地踢上天空，似乎高过了周边的群山。女孩子们“哇”的一声，望向高处，眼神中满满的都是向往。  
　　大阳古镇位于晋城市北20公里处，是一座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镇，2011年11月，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春节期间，大阳古镇举办福利大派送、财神爷送红包、百种小吃闹新春、神奇体验乐翻天、绝世好礼欢乐购、古建荟萃任你游、飞燕寻梦百姓家、新春庙会过大年等系列活动（见图），名目繁多的美食小吃、琳琅满目的稀罕物件和风靡大江南北的各类玩具都将齐聚这里，为大阳古镇增光添彩。  
　　徐军利文  马振波图  
　　近日，辽宁的冰凌穿越运动达人张小强历经三天两夜，从辽河入海口到大凌河入海口，沿中国最北海岸线徒步、露营、攀冰，穿越55公里后，重回陆地。  
　　辽东湾的冬日，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绵延几十公里的海岸线被冰层覆盖。入海口处，河冰与海冰交替覆盖、相互挤压，造就了千姿百态、多彩变幻的冰凌奇观。  
　　这条考验体力与意志力的探险线路，如今已成为吸引100多名国内外专业选手、4000名业余选手参加的辽宁盘锦中国最北海岸线冰凌穿越生存挑战赛，并连续两年获“全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线路”。  
　　早9时，出发！  
　　“不带冰爪，寸步难行。即使是专业的户外运动达人，第一次在冰上穿越也要小心翼翼。”张小强俯身用力拉了拉冰爪，以保证冰爪和登山鞋的高度吻合。脚步落下，伴随着“吱吱”“咔咔”的摩擦声与碎裂声，看似沉静的冰面下往往暗流涌动。  
　　“冬季每个潮汐大概有5个小时的时间，由海水涨落冲击形成一条条潮沟，宽度在1米至十几米不等，沟底深浅不一。完全涨潮时，潮沟难以分辨，在冰上行走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这是张小强的经验传授。  
　　冰杖戳、虚步探，前方探路队员不能一脚踩实，崴脚、湿鞋、湿身随时都可能发生。后方几名经验丰富的队员则负责收尾。  
　　正午时分，阳光带来的考验夺去了海风的肆虐。长时间的白色反光会让人感到头晕目眩，举目四望的一致景色也让人失去方向感。越接近冰与海的交汇处，潮沟越多。冰面融化变快，赶上涨潮时间，冰面变得更薄更脆，“在巨大的‘巧克力脆皮冰激凌’上穿越，每一步都要小心到极致”。  
　　安营扎寨，要赶在太阳沉入海中之前。当太阳收回它的光与热时，海面气温随即下降，黑暗中也难以辨别方向。海上露营，最重要的是选对露营地点。张小强选了一块地势较高、较为平坦的冰面开始搭帐篷，“露营时要看冰面有没有潮汐。像潮沟里那些亮的、光滑的冰面，就是刚刚上过水。如果在那搭帐篷，涨潮时水就会渗到冰面上来。”  
　　支起燃气炉煮一锅热腾腾的冰面火锅是最幸福的时光。几人围坐在一起，羊排、羊蝎子、鱼丸、大虾、罐头、牛肉，享受跋涉一天后的营养补给。  
　　夜幕降临。营房内外宛若两个世界。  
　　6—7级的海